

传记小说

刘天华

LIUTIANHUA



● 赵 沛著

● 上海音乐出版社

2247.5

1314

传记小说

刘天华

LIUTIANHUA

赵 沛著

I247.5

1094



上海音乐出版社

责任编辑：方立平

封面设计：袁银昌

刘 天 华

赵 沛著

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25 插页 精 9 平 8 字数 331,000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内精400册)

ISBN 7-80553-152-8/I·4 定价：精装 12.10元

ISBN 7-80553-151-X/I·3 定价：平装 7.0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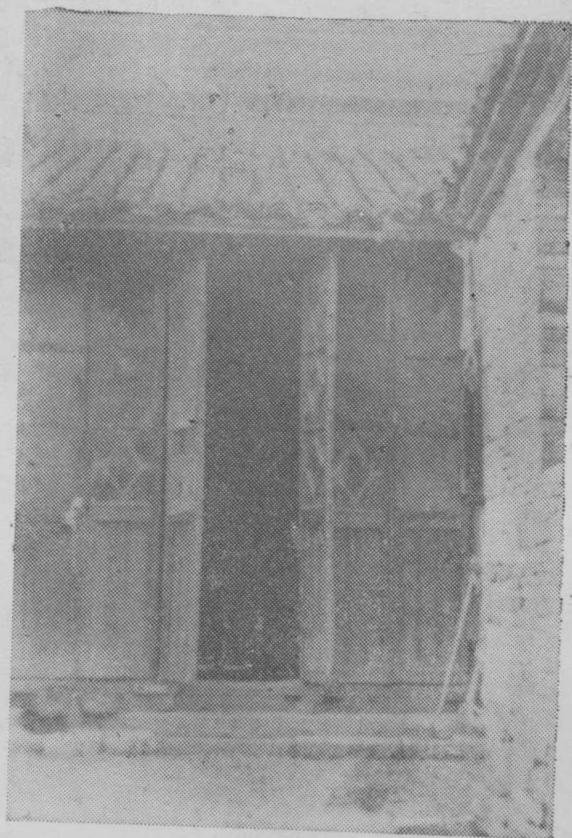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介绍我国当代杰出的民族音乐大师、二胡演奏学派奠基人刘天华的传记小说。书中以历史的脉络为契机，全面地塑造了刘天华如何在旧中国风云变化、乐坛凋零的形势下，不断进行着深刻的反思：思考着时代，也思考着自己；规划并探索着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也规划着自己，以能不断地自拔与更新；直至为国乐的振兴而献出了生命的光辉典型。作品主要围绕二胡，展开了主人翁与陈腐的旧时代之间产生的一系列尖锐复杂的矛盾，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各阶层人物的心态与面貌；同时，也生动地反映了富有浓郁乡土气息的绚丽多姿的民间艺术，刘天华如何在这里获得丰富的艺术滋养，创作了《病中吟》、《空山鸟语》、《光明行》等不朽乐章，并构思了民族音乐的复兴蓝图。故事情节曲折，扣人心弦，且文笔优美清丽，形象鲜明，有很深的艺术感染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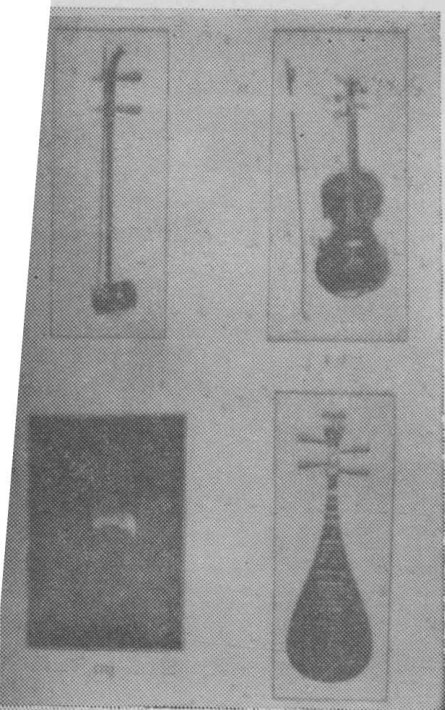
1931年在北京摄的“合家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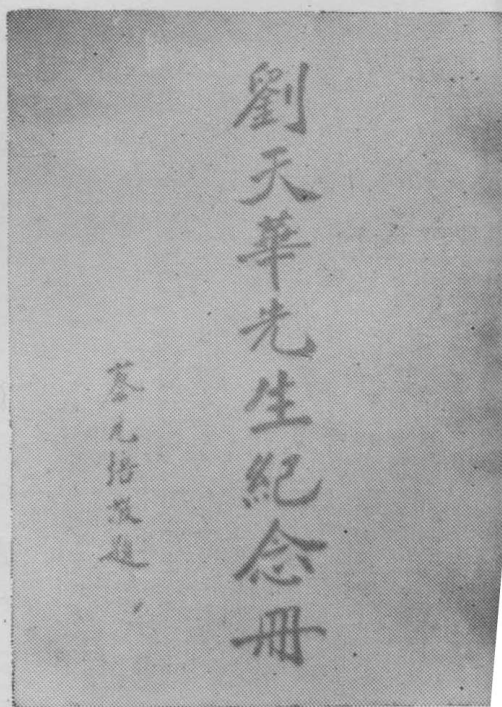
刘天华故居



刘天华主编的《音乐杂志》



刘天华生前所用的二胡、琵琶、小提琴和从遗体上剪下的左手拇指指甲



蔡元培題簽的《刘天华先生纪念册》的封面

目 录

序曲	1
1 胡琴的风波	5
2 彩色的大地	20
3 常州府学堂的求索	37
4 时代的抉择	52
5 光明与黑暗	68
6 二十世纪的《钗头凤》	82
7 上海的玫瑰和蒺藜	96
8 风尘中的明珠	106
9 背负着十字架的喜事	128
10 火山的爆炸	151
11 常州中学的伯乐	167
12 狂飙前的惊雷	187
13 向旧我宣战	206
14 难忘的一九一九年	228
15 徘徊在天边的晨星	247
16 北京的风沙	262
17 在两大势力夹击中求存	280
18 路在开拓者脚下延伸	296
19 逆境中的反思	316
20 浮沉	336
21 苦和乐构成人生的歌	358
22 寒夜里升起了一颗孤星	378

23	掌声几乎掀翻了北京饭店.....	401
24	舞台刚拉开了序幕.....	423
25	双子座星的会合.....	449
	附录：参考资料目录.....	452
	后 记.....	453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7		7
8		8
9		9
10		10
11		11
12		12
13		13
14		14
15		15
16		16
17		17
18		18
19		19
20		20
21		21
22		22
23		23
24		24
25		25
26		26
27		27
28		28
29		29
30		30
31		31
32		32
33		33
34		34
35		35
36		36
37		37
38		38
39		39
40		40
41		41
42		42
43		43
44		44
45		45
46		46
47		47
48		48
49		49
50		50
51		51
52		52
53		53
54		54
55		55
56		56
57		57
58		58
59		59
60		60
61		61
62		62
63		63
64		64
65		65
66		66
67		67
68		68
69		69
70		70
71		71
72		72
73		73
74		74
75		75
76		76
77		77
78		78
79		79
80		80
81		81
82		82
83		83
84		84
85		85
86		86
87		87
88		88
89		89
90		90
91		91
92		92
93		93
94		94
95		95
96		96
97		97
98		98
99		99
100		100

序 曲

长江从冰雪覆盖的青藏高原奔泻过来，穿过了有着幽谷冷泉、猿声凄戚的三峡，象解除了羁绊似地喷着泡沫，卷着涡涡，向两岸广袤的下游翻滚过去，那狂乱恣肆的气势，仿佛谁也无法阻拦。但一到离东海不远的江阴，就宛如一钩巨大的新月，陡地来个大转弯，江水被南岸交错排列的褐色山崖半腰拦住，北岸的平原又象要跟南岸拥抱似地依偎过来，于是浩浩荡荡的江道，就束成了一条细长弯弯的窄流。这里也就成了一夫守江，万舸莫渡的军事要地。

远在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大军，曾在黄山一带，响起了武器相击、车马相撞的厮杀声。迄今还能在乱草荒烟里，找到锈蚀的铜矢和铜戈的残片。而在那烟云低垂的岭顶峰尖，能寻觅到三国时期孙权所建立的烽火台。当然那已成为藤蔓缭绕、狐鼠盘踞的废墟。到了宋代，抗金名将韩世忠，曾在这一带显出了他杰出的军事才能。他将完颜兀术的兵马引诱到江阴，就在这窄狭的水域里，发动了强大的攻击，使金军多少艘战舰变成飞烟，也使多少不熟悉水战的北方健儿，在这里埋骨异乡。从那时起，这里的山角水涯，就筑起了一座座糯米浆合缝的碉堡，那火力很强的“田鸡炮”，曾使骄横凶残的倭寇，闻风丧胆。到了清代末年，又改建成钢筋混凝土的炮台，安装了一尊尊口径大、射程远的克虏伯大炮，并正式命名为黄山要塞。每当夕

阳西下，那被水烟映成黑色剪影的要塞里，便传出了画角凄厉而苍凉的军乐，在山麓下的古城上空悠悠回旋。

这座爬满青苔垂藤的古城，从外表上看，既没有蜿蜒于万山丛中的长城那样跌宕起伏，也没有金陵古城那样雄伟奇拔，它那么小巧，宛如一座玩具堡垒，被谁抛弃在这荒凉寥落的江滩上。然而，那被战火烧残的堆堞，被矢镞射得斑斑驳驳的壁垣，却记载着这里曾发生过惊天动地的鏖战。要是你是个细心的人，不难发现那有着飞檐翘角的南门城楼上，镶嵌着四块八仙桌大的碧色方砖，上面镌刻着全国其它城市所见不到的“忠义之邦”四个雄浑遒劲的大字。

让时光倒流到二百多年前，当从山海关长驱直入的清太宗率领着骠骑悍将，将明代的封疆大臣、护国将军，打得丢盔卸甲，望风披靡时，这里却有个小小的典史阎应元，集合着数万义民，在这全长只有九里十三步的城圈里，用石头、大刀、长矛，甚至煮沸的粪水，对抗着武装到牙齿的入侵者。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在这孤城里死守了八十一天，直到刀碎剑断、草尽粮绝，那溅满敌血的城墙才被攻破。残剩的人不是一战拚死，就是投井、投河自杀，没有一个降者。当时有个女子（一说是阎应元）在殉国前用鲜血于壁上题下这样一首诗：

剩肢残骸满疆场，
百战孤城未曾降，
寄语路人休掩鼻，
活人那有死人香！①

据说清太宗在这里牺牲了三王十八将，占领了这尸横盈街

① 这首《殉国诗》上半首，另有作为“腐嘴白骨满疆场，万死孤城不肯降”。

的弹丸之地后，发现古庙里还有五十多个身受重创的守城义士。当他这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满以为这些辗转呻吟的阶下囚，会向他摇尾乞怜了。没料到一个个轻蔑地转过脸去，闭上眼睛，好象瞎子那样冷漠地僵着，那破碎的唇边还拧出一丝嘲弄的怪笑。他的心颤抖了，被恐怖和困惑缠绕住了，他无法理解这些破衣烂衫的江阴人，那骨头是用什么做成的，但有一点很明白：他尽管能把明朝统治者摧枯拉朽地残踏得粉粉碎，却无法征服这块土地上的小民百姓。他究竟是个有远见卓识的军事家，就收起架子，露出笑容，用怀柔政策，安抚他们，并命江阴为“忠义之邦”，又勒石建祠表彰忠烈。并将明代就设在这里的江苏学政衙署，重新修葺；又将文庙建筑得跟山东曲阜孔林一样宏伟壮丽。甚至泮池上的三穿九孔石桥，比孔夫子老家里的还要精美玲珑，想通过皇恩，让这里能涌现出几个头插金花、身穿红袍、紫禁城里走马的状元郎。然而悠悠岁月，并没有在义民子孙心上冲淡先祖壮烈捐躯的形像。江阴别说出状元了，连一名榜眼也没有产生。而县衙门前的钟鼓楼前，不时有几个装着脑袋的木笼，象一串串葡萄，高高地挑在灰濛濛的空中。每次砍了人头下来的刽子手，为了不让死于屠刀下的冤魂苦鬼索命，总把沾有血腥味儿的斩条带到家中，点上香烛，供上水酒，一边捣葱似地磕着头，一边用悲悲戚戚的声调，唱出令人心胆俱裂的哀歌：

天上血溜溜，
地下滚绣球，
皇帝要你命，
别怨我刽子手。

这也许是世界上唯一的一首刽子手歌。

就在义民子孙的脑袋象滚绣球的同时，从香山下来一个幽灵似的女巫，披头散发，眉毛稀疏，腰里束一条布满鳞纹的青蛇蜕皮，一手掐诀，一手握柄绿锈斑斓的青铜剑，指着城里那座楼阁式的九层兴国塔，用阴惨惨的声音吟唱着：

“涌塔庵里和尚犯下天条：江阴要在血水里泡，血海里漂！
江阴若要发，除非宝塔顶上开铁花！”

女巫神秘的咒语，给好奇的江阴人留下了比斯芬克斯还要神秘的谜。虽然有人解开了涌塔庵和尚所犯天条的原因，是和和尚爬上高塔偷看民女洗澡，但却无法悟出宝塔顶上开铁花的预言。

一九二五年，江阴发生军阀混战，奉军占领黄山要塞，向盘踞直军的城里开炮，一颗在夜空里曳出绿色光带的炮弹呼啸而过，兴国塔如石破天惊、山崩地裂。第二天清晨，人们发现原来圆锥形的塔顶，已被炮弹炸成半堵残壁，宛如一支钢笔尖直直地矗立空中。江阴人将灾难升华为对光明的追求了，借女巫的预言，编织成了一个比彩蝶上的花纹还要美丽的神话：“江阴要出三斗三升洋状元了！”所谓洋，是指用钢笔作书的人。

长江日夜流，兴国塔上弥漫的硝烟早已消逝了。塔顶残壁也成了八哥、喜鹊、苍鹰的巢穴。但女巫的幽灵仍在人世间漫游，她的咒语依然折磨着义民的子孙：江阴究竟有没有出“洋状元”呢，谁是其中杰出的表率呢？

① 庵里本是尼姑，明末江阴庙宇在抗清斗争中被毁，涌塔庵幸存，而尼姑已亡，和尚乃进入该庵。

1 胡琴的风波

江阴城厢，从农历正月初八到六月二十四日，几乎月月都有迎神赛会。逢到赛会，长江南北的客商，乘轿的、骑马的、摇船的、牵骆驼的，从四面八方涌来赶集。街道两旁，别说摆满了平日里难得见到的虾笼、鳝笼、纺车，连算命的、占卜的、捉牙虫的和把黄铜串铃摇得叮当响的野路郎中，也来赶闹猛了。街道空旷处，则有山东来的马戏团，安徽来的杂技，无锡来的滩簧，在各显神通。每逢庙会，翰墨林小学，便放假半天，让学生尽情玩耍。

这是一九〇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是城隍庙会，有三个孩子，从乱石铺成的小街上，呼啸着直窜出来。脚下的小石子踢得噗噗直滚。

跑在头里的是个结实得象县衙门前石狮子似的孩子。他今年十一岁，但要比同龄人高出半个头。那一头黑得仿佛墨染的头发，辮成了一条结实的长辮子，沉甸甸地垂在背后。虽然他脚步跑得跟小鹿儿一样快，但辮子并没有甩得象水溜星儿。上身那件葡萄钮的白杜布短褂已太小了，他干脆敞开了胸，后摆被风灌得如水巷里吹满风的篷帆。他的眼睛仿佛麦粒似的两头细长、中间浑圆。这是一种俗说的丹凤眼。嘴角上还有两个好看的酒窝儿。一笑起来，酒窝儿就有趣地一漾。光脚丫上着一双草鞋，鞋头上用红红绿绿的布筋筋，编出了美丽的绞丝花纹。

他叫刘寿椿，在翰墨林小学读书。跟他在一起的伙伴，一个叫大眼郎，一个叫麻鼻头，当然这是外号。

现在他们来到街道转弯角了。寿椿睁圆眼睛膘膘小巷外旷场上被马戏踩得高高的金色烟尘，又尖起耳朵听听城外喧闹的锣鼓声，噗嗤一嘻地对伙伴说：

“我们去看香会吧！”

“不，我要看西洋镜！”麻鼻头急得一个蹦跳。

“我呀，要看滩簧呢！”大眼郎慢悠悠地转悠着小脑袋。

寿椿用手画了个圈圈，做了个说服他们的姿势：

“香会好看呢。有飞叉、有扎肉香、还有和尚、道士奏乐。”

“嗯，我们不象你和尚投胎，听见锣鼓响，就会脚底痒，”大眼郎鼻子一冲，双手合掌，嘴唇皮上咕噜噜地吹出水泡泡，做了个和尚念经的怪样儿。

寿椿的脸蛋儿，臊得比路旁人家院里的玫瑰花还要红得深了。还是他两岁多时，跟着念佛^①的妈妈到涌塔庵去玩，大殿上正有七八个和尚在香烟缭绕中做着法事。他一下子被那由笙、箫、三弦、琵琶等乐器构成的旋律所迷住了，就悄悄地钻进了桌上放满鲜花、水果的供桌底下，傻傻地听着。当妈妈急得泪丝丝地好不容易找到他，只见他嫩脸蛋儿被蚊子叮得象满天星。一只布鞋也跑去了，葱管儿辫上缠满了蜘蛛丝，他却仿佛中了魔的只是在和尚弹奏的乐器上东瞅西瞅。有人就笑他妈妈养了个和尚投胎的娃娃。现在寿椿听到这话，怪难为情地垂下眼睛，把辫梢在手指尖上卷着圈圈，猛一抬头，细声说：

“和尚也是人嘛！”

“和尚放屁，弹穿河底”！麻鼻头颠头晃脑地唱着儿歌，一溜

① 念佛：当佛头宣讲完一段宝卷时，念佛娘娘便齐声涌出佛号：“那摩佛，阿弥陀佛！”